

《念奴娇·赤壁怀古》 几个问题的再质疑

胡 忆 肖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的是词人对古人的追怀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慨。它不但是苏轼的重要作品，而且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与肯定。其研究文章也为数颇多；往往见解不同，分歧迭出，甚有各执一端者。有些争论延续数十年迄无结论。今不避浅陋，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略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羽扇纶巾”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954年第二期《语文学学习》上就已开始。该刊《问题解答》一文不长，转抄如下：

《渊鉴类函》引《汉书》说，“宴日，著纶巾，乘紫輶车”。这样看来，“纶巾”是三国之前就有的装束。《晋书》上说，“谢万著白纶巾，披鹤氅裘”；又说，顾荣和陈敏交战，顾荣以羽扇指挥三军，陈敏的士兵纷纷溃散。梁简文帝有诗一首，说：“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可见从三国到六朝，“羽扇纶巾”是所谓儒将的一般装束。

其后，唐圭璋先生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把“羽扇纶巾”说成指诸葛亮是有根据、有理由的。他的根据和理由概括起来四有点。第一，《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引东晋

裴启《语林》载，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滨对阵的时候，是“著葛巾、持毛扇、指挥三军”的。第二，有“羽扇纶巾”装束的，梁高有《汉书》为证，谢万和顾荣有《晋书》为证，周瑜则无书可证。因此，不能单凭苏轼词认定周瑜有这种装束。“羽扇纶巾”三句，“正是苏轼根据《语林》所记载的传说入词，赞美诸葛亮的‘名士’风度的。宋人傅干注苏轼词，也把‘羽扇纶巾’说成是诸葛亮的装束。”第三，题目虽是《赤壁怀古》，而怀念周瑜和诸葛亮这两个主要人物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抵御曹操的战争，周瑜和诸葛亮是孙刘两方的主要人物。上片“一时多少豪杰”，引起下片周瑜和诸葛亮两个豪杰，这也是词中常有的作法。“遥想”二字贯注到周瑜和诸葛亮两个人，他既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的英雄气概，又遥想诸葛当年“羽扇纶巾”的名士风度。第四，从史籍记载的事实看，实际作战，主要是周瑜的功劳；定计破曹，主要是诸葛亮的功劳。（见《语文教学》1956年12月号《论苏轼〈念奴娇〉词里的“羽扇纶巾”》夏承焘先生同意唐先生的观点，认为“今定此词兼指瑜、亮二人，实亦符此词主题。”（见《语文教学》1957年2月号《关于苏轼〈念奴娇〉词“羽扇纶巾”》

之疑问》)

随后，钱仲联先生亦举出四点根据和理由，不同意唐先生之说，而认为“羽扇纶巾”指周瑜。第一，“东坡词意，赤壁怀古，似专属周郎，故于前半即点清‘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此与东坡《前赤壁赋》所云‘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点明眉目，用意相同。”至于“一时多少豪杰”，钱先生亦认为不专指周郎，亦不专指周郎与诸葛二人；凡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各方面人物，都应包括在内。这一句明明是对赤壁之战有关的各方面人物，都应包括在内。这一句明明是对赤壁江山而言，“由周郎而联想到同时豪俊，作为上片的结束语。”第二，“遥想”二字并不能贯穿到周瑜和诸葛亮两个人。因为，“上片提出周郎后，尚未谈到周郎在赤壁之功业，而仅联想到‘一时多少豪杰’为止。所以，以‘遥想公瑾当年’一语，点清主脑，领起下片。”钱先生认为“英雄气概”、“名士风度”都不是怀想的主要方面，怀想的主要方面应该是赤壁之战的功业。“周郎以‘小乔初嫁’‘雄姿英发’之年，而建立起‘羽扇纶巾’，谈笑灭虏之英雄事业，乃是怀念的用意所在。以此与下‘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作对照，而引出作者本人贬谪黄州，自伤功业未建白发已生之感。此才是借怀古题目，以抒发自己感情。填此词之主要用意也应在此处。”第三，赤壁之战，周瑜不但有实际作战之功，而且也有定计破曹之功。“建计破曹首先是(周)瑜。”第四，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之意见可以成立。“既然诸葛亮、梁高、谢万、顾荣等不少人有此装束，就足以证明此装束不是诸葛亮所独有，而是一时儒将风度。”(见《语文教学》1957年5月号《关于“羽扇纶巾”问题的讨论》)

几十年来，关于“羽扇纶巾”究竟指谁的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争论中有一些新的材料，但从大的方面看，并没有超出唐、钱等先生讨论的范围。如郭沫若先生1970年在读诗札记中说：“‘羽扇纶巾’自即诸葛亮。或言指周瑜，那是因为‘与’字误为‘了’字的原故，使‘多少豪杰’成为了一个‘周郎’。”(见《文艺报》1982年第11期)要改一个字才能说是指诸葛亮，这不一定能行得通；若不改字，自是指周郎了。而且“小乔初嫁了”与“小乔初嫁与”意思并无明显的区别。“嫁与”就是“嫁给了”，两者的对象都是周瑜，跟“羽扇纶巾”指谁并没有必然联系。当然，争论的双方补充的一些新材料也不可忽视。如有人指出辛弃疾《满江红》、《阮郎归》两词中的“白羽生风”、“挥羽扇”、“整纶巾”等句均指诸葛亮，以此证苏轼词中“羽扇纶巾”亦指诸葛亮。也有人举出苏轼诗《犍为王氏书楼》、《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与欧育等六人饮酒》等诗，其中“葛巾羽扇挥三军”、“羽扇斜挥白葛巾”、“葛巾羽扇红尘静”、“苦战知君便白羽”等句均指诸葛亮，以此证“羽扇纶巾”指的是诸葛亮。(见《教学参考资料》1981年12月号《“羽扇纶巾”当指诸葛亮》)其实，两宋词人中，既有以“羽扇纶巾”指诸葛亮者，亦有以指周瑜者。张孝祥《水调歌头·汪德邵无尽藏》云：“欲乘风，凌万顷，汛扁舟，山高月小，霜露既降，凛凛不能留。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横槊，兴废两悠悠。此意无尽藏，分付水东流。”这里的“羽扇”指周瑜不是很明白么？赵以夫《汉宫春》云：“珠帘尽卷，看娉婷水上行云。应自笑周郎少日，风流羽扇纶巾。”这里的“羽扇纶巾”明确地说是“周郎少日”。因此，以宋词中所出现之“羽扇纶巾”判定指周瑜或诸葛亮都

是不恰当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苏轼那几首诗中“葛巾羽扇”等所指为谁。《犍为王氏书楼》云：“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冯应榴注：“《世语》：诸葛武侯独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这里的“葛巾羽扇”是以诸葛为喻，说是指诸葛殆无问题。《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云：“阵云冷压黄茅瘴，羽扇斜挥白葛巾。”乔太博以文官改左藏武职，“羽扇”句乃形容其儒将装束而已，非必以诸葛为喻也。《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云：“葛巾羽扇红尘静，投壶雅歌清燕开。”亦是形容梁左藏之儒雅风度，与《念奴娇》中描绘形容周瑜装束风度意思相同，亦无以诸葛为喻之意。《与欧育等六人饮酒》云：“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程績注曰：“用诸葛亮羽扇指挥事。”赵次公曰：“《家语》：子路云：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盖言羽箭也。故不惮苦战则便之，非谓白羽也。”以上四例，只一例以诸葛为喻，一例指羽箭，两例乃泛言儒将之装束风度，正与《赤壁怀古》同。有人认为谢万、顾荣是晋时人，在三国之后，学诸葛装束，那么梁高呢？且陆机《羽扇赋》云：“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可见纶巾、羽扇在诸葛亮之前已有之。诸葛亮着之，谢万、顾荣复着之，可见其为三国至六朝之儒将一般装束，其为武将者未必不着此等装束。苏轼前诗《送将官梁左藏》即有此意。当然，史无周瑜着“羽扇纶巾”之记载，这确是一难；但诸葛亮“葛巾毛扇”之记载，即或《语林》所记是真，也是在刘备主西蜀之时，去赤壁之战已远。在赤壁之战前后，如刘备三顾之时，奉命求救于孙权之日，诸葛亮着何种服装，皆不得而知。若说赤壁之战时便已是“羽扇纶巾”，亦缺乏明确记载。苏轼在词中，

也只是因三国魏晋或其前后名将有用“羽扇纶巾”装束者，遂以为用，形容周郎气度，非必肯定其在严冬之时，以“羽扇纶巾”出场指挥。我们只要看一看以上所引苏轼四诗，即或都是讲的诸葛装束，但是又有哪一个人真的是纶巾羽扇的装束呢？不过形容而已！正好与《念奴娇》词作一比较。

我认为，钱仲联先生所言极是，“羽扇纶巾”当指周瑜。词虽是文学作品，自身有独立之价值，但也须附丽于一定的史实；从大的方面讲，是不能违背历史的。前代词人于此尤为注意。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没有孙、刘的联合，是无法战胜实力强大的曹操的。刘备、诸葛亮在这次大战中都有功劳。如诸葛亮前去柴桑向孙权分析形势、说服孙权抗操，于是“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但是，赤壁之战前的刘备毕竟是战败者，诸葛亮也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诸葛亮所言“精甲万人……亦不下万人”，不能说没有虚饰的成分。抵抗曹军的主力部队是孙吴军；至于谁先定计破曹，钱仲联先生所引典籍无误。按《通鉴》当是鲁肃首先提出“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主张。按《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周瑜向孙权陈说曹军可乘之处，使孙权下定决心御曹，事在诸葛亮见孙权之前。两人的见解大体相同，比较而言，周瑜的见解更要全面一些。而且火烧赤壁其计又是周瑜部将黄盖所献。说是周瑜指挥亦符合情理。使曹军“灰飞烟灭”的主要人物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苏轼也正是这样看的。所以《前赤壁赋》便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从全词所写的内容来看，“羽扇纶巾”

也是指周瑜。“遥想”一句总提，承“一时”而来。因词的形式不可能写许多豪杰，故以周瑜为主。“当年”，当年怎么样？先说婚姻并及风姿言谈。这只是描写渲染他的风度。但这终究是表象，还没有回答出“当年怎么样”的全部内容。若到此为止，不仅不切合题目《赤壁怀古》，而且不符合史实。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言，怀想的主要方面应该是赤壁之战的功业。若“羽扇纶巾”指诸葛，岂不是周瑜的功业都让给了诸葛亮一人，火烧赤壁使敌军“灰飞烟灭”的主要指挥者不就成了诸葛？而“当年”的周瑜便只有供人欣赏的风姿了！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这里的六句词，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全是写周瑜的。“羽扇纶巾”前承英发，指周瑜言议中展现的才华在以下三句中得到了落实。也就是说，英俊威武、才华出众的周郎，在赤壁之战中从容地运用了他的才能，打败了比孙吴强大得多的敌人，为此后三分鼎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而“羽扇纶巾”一句，只不过是运用其服饰表现周郎的从容不迫的破敌态度，与“谈笑间”互为作用；亦是词人用以描写、表现人物的一种手法，与前引苏轼四诗中“葛巾羽扇”等的作用类似，并无其他难以理解的深奥内容。

唐圭璋先生在《语文教学》上的文章距今已三十年了。近日阅读他1981年出版之《唐宋词简释》，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后简释云：“‘遥想’四句，记公谨当年之雄姿。‘故国’以下平出”。这与他当年的意见似有不同。但“‘遥想’以下，‘故国’之前按唐先生断句有五句；若言四、五句写诸葛，先生却略去。再看他与潘君昭、曹济平二先生撰写的《唐宋词选注》，于“纶巾”一条云：“这句是写周瑜穿便服指挥作战，与下句‘谈笑间’起配合作用。”于此，即可见这位词学大师对此种问题亦时

在思考之中。

“强虏”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句中的“强虏”，历来有几种异文，除“强虏”外，尚有“狂虏”、“檣掳”。究竟哪一种较为正确？自宋以来即多有争议。王楙《野客丛书·东坡水调》云：“淮东将领王智夫言，尝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檣橹灰飞烟灭。知后人讹为强虏。仆考周瑜传，黄盖烧曹公船，时风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知檣橹为信然。”这个问题唐圭璋先生三十年前即有所考证：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一则里说，黄庭坚所写苏轼《念奴娇》与今本不同，如‘拍岸’作‘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作‘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作‘人生如寄’，但它并未说‘强虏’作‘檣掳’。

检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录这首词作‘狂虏’，四印斋所刻之延祐本《东坡词》及明毛晋所刻东坡词，录这首词则作‘强虏’。惟有元至正辛卯，陈氏所刊宋何士信编的《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后集上，录这首词作‘檣掳’。它并有注说明：李白赤壁歌：‘二龙争战分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于此破曹公’。按诸本多作‘强虏灰飞烟灭’，按李白歌既曰‘扫地空’，用‘檣掳’二字，其义优于‘强虏’。

可见宋人对于‘强虏’也是有疑义的。以后洪武、嘉靖所刻各本《草堂诗余》录这首词也无不作‘檣掳’。此外，如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清万树《词录》、清《历代诗余》、清张宗儒《词林纪事》录这首词都作‘檣掳’。可见古来对于这首词，同意‘檣掳’的居多。（见《语文教学》

1957年5月号《是“樯橹”不应是“狂虏”或“强虏”》)

同一组文章中金昌勤还提出了证据，说他家有家藏的苏东坡手书《大江东去》稿本，上书“樯掳”。

在此之前，即在《语文教学》1957年3月号上，赵秋帆即提出应是“樯掳”。他说：“记得在黄庭坚书《念奴娇》条屏的榻片上是写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从苏黄二人的关系及年代上看，总是可靠性大些。’并指出：“‘狂虏’这个字眼显然是站在‘兴汉灭曹’的立场上说话的。替孙刘撑腰，作者是大可不必的”。还举出苏轼的《前赤壁赋》为证，说明苏轼在赋中将曹操写得很威风，“当不至于在《念奴娇》里粗暴地以‘狂虏’目曹吧。”（见《“狂虏”还是“樯橹”》）

以后，一些宋词的选本也逐渐改成“樯掳”。（掳与橹同）而且道理讲得愈来愈完整：“强虏指曹操，有明显的贬意。而这首词前片的‘千古风流人物’和‘一时多少豪杰’应该是包括赤壁交战双方，即也包括曹操等在内。词中指名周瑜，应该是把赤壁之战时以弱胜强的青年主帅周瑜作为一代（甚至是历代）风流人物的代表，而并不是要借此扬周瑜而贬曹操。……是不会也无须在此斥曹操为‘虏’的。”楚庄：《〈赤壁怀古〉异文浅解》，见1983年第3期《河北师院学报》）

尽管如此，在一些比较严谨的宋词选本中，仍写作“强虏”。如夏承焘、盛弢青编注的《唐宋词选》、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刘永济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等均作“强虏”。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也作“强虏”。

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于版本问题，唐圭璋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元延祐七年（1320年）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刻本《东坡乐府》是现存苏词最早的刻本，作“强虏”；明毛晋所刻东坡词，录此词亦作“强虏”；而元至正辛卯（1351年）陈氏刊刻宋何士信所编《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后集上，录此词则作“樯橹”，并有注说明。因之想从版本上断定是“强虏”还是“樯掳”，相当困难。版本既带来了考订的困难，那么就要看旁证。黄鲁直书东坡词《念奴娇》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如前所述，苏黄的关系不同一般。但正如圭璋先生所言，洪迈《容斋续笔·诗词改字》记载黄书苏词《念奴娇》一事，并未说“强虏”作“樯掳”。何况，“今案黄山谷所书殆是东坡初稿，后经改易，故有所不同。”（郭沫若《读诗札记四则》，载《文艺报》1982年第11期）苏轼的手迹有无改易应该是最可靠的了，可惜世传东坡“手书”或“醉书”往往系后人伪托，非经反复鉴定，难以确定其真伪。这一点，郭老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提及：“传世有《至宝堂法帖》及《雪堂石刻》载有东坡醉笔《赤壁怀古》……毫无疑问是后人假造的。……”这样，靠黄书苏词及东坡“醉笔”之类来断定“强虏”或“樯掳”也很难办到。而《野客丛书·东坡水调》一条虽有一定可靠性，但因“强虏”、“狂虏”、“樯掳”的多次改易，又有元延祐刻本在，缺乏真实有力的材料印证，也只能作一条旁证材料存在。

我认为，“狂虏”、“强虏”、“樯掳”在这首词的书写流传过程中都是存在的，都有一定的依据。以“狂虏”而言，当时操军水陆俱下，曹操不但横槊赋诗，而且给孙权下书，口气显得非常骄狂：“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见《资治通鉴》）以“强虏”言，同样有依据。曹操自称八十万大军，就按周瑜用以安慰孙权

的折算，也“不过十五六万”，这一降低了军队数量，是孙吴军三万人的五倍，当然可以称为“强虏”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虏”并不单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它还有“敌人”的含义。如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诗云：“不战屈敌虏。”“敌虏”就是“敌人”之意。“狂虏”就是骄狂的敌人，“强虏”就是强大的敌人。当然，若以“强虏”表现苏轼的爱国热情，要去“完成保卫中国、安定边陲的伟业”，那就扯远了，离开了我们所要讨论的范围。至于“樯橹”，曹操的水军被消灭，楼船“扫地空”，便是它的有力根据。从版本上无法考订三者孰是，又无真实可信的材料去辨识它们，那么就只有结合全词及苏轼的有关诗文作出判断了。正如圭璋先生文中说到的，目前也是“同意樯橹”的居多”。其原因，主要是碍于曹操这个英雄人物。认为一说到“虏”，就是站到孙刘一方去了，就是对曹操的否定，而苏轼是没有这个思想的，《前赤壁赋》就说曹是“一世之雄也”，更何况“一时多少豪杰”就包括了曹操呢！上面我们说过，“虏”不一定就是对曹操的轻蔑。而苏轼既然要将周瑜当作主要人物歌颂（包括诸葛也一样），那么周瑜的敌人为曹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反之，周瑜或诸葛亮也是曹操的敌人。词中写周瑜时说曹操是他的敌人，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曹操，也并不因此就算排除了曹操是“一时豪杰”。《前赤壁赋》不也说曹操“困于周郎”么？这个“困”当然是“兵困”、兵困不就是把曹操当作敌人么？因此说曹操或曹军是“强虏”还是可以的。用“强虏”优于“樯橹”。主要理由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将周瑜的破敌写的太简单、太容易了。尽管“樯橹”代表了曹操的水军，但毕竟是以“樯橹”出现，谈笑间“楼船”也就“扫地空”了！破敌该是何等容易，曹军

又是怎样的不堪一击！并且，曹军“灰飞烟灭”的不只是“樯橹”（楼船），按《江表传》载，“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砦”，《周瑜传》也说是“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也就是说，曹操被击败的是水陆大军，不单是“樯橹”——水军。“樯橹”不足以代表曹军全体。“强虏”则不然。强大的敌人，强劲的敌人，曹军当时的确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的。“强虏”能包括曹操的水军和陆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周瑜（或诸葛亮）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却能从容不迫地指挥战斗，使敌方“灰飞烟灭”，不正是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才能么？这里的“灰飞烟灭”乃是形容曹军被击败的状态，不是单指“樯橹”（楼船）被烧光的情景。

据此，我认为用“樯橹”是不适合的，用“强虏”于事于理于历史人物都是相宜的；“狂虏”则不及“强虏”，因为有明显的贬意，尽管曹操在破荆州、下江陵之时确实相当骄狂，但其含意不及“强虏”平允、完整、全面。

“故国神游”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三句，历来也多分歧。比较有影响的几个选本解释如下：

《宋词选》（胡云翼）：“故国神游——神游于故国（三国）的战地。”“多情应笑我两句——应该笑自己多情善感，头发都变成花白了。”

《唐宋词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笑自己不该多愁善感，为古代的往事陈迹而感叹，以致头发早已花白。”

《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故国：这里是旧地的意思。指古战场赤壁。神游：在感觉中好象曾前往游览。”

《唐宋词选》(夏承焘等)：“故国神游：就是神游故国，神往于赤壁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多情两句：意思是应笑我怀古虽多豪情，但自己的头发早已变成花白，不能有所作为。”

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这句说周瑜神游于三国时的战场。”

《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刘永济)：“又设想周瑜、诸葛亮之英灵如于此时来游故国，必笑我头白无成。”

依以上各本的解释，“故国神游”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苏轼神游于赤壁古战场，一是周瑜神游于三国时的战场。另有一种解释比较含混，只说神游于三国战地，不说是谁，怎样理解都可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据以上各本，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苏轼自己笑自己多情，一种是周瑜(或诸葛亮等)笑自己多情。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郭沫若先生在《读诗札记四则》中的解释：“‘多情’即指小乔。……小乔笑他(苏轼)有了白头发。”

关于“故国”一词的解释颇多，有“旧国”、“祖国”、“故乡”、“过去的朝代”等等。这里的“故国”应该是最后一种，即指赤壁大战的年代。引申为赤壁古战场亦无可不可，只是面窄了一些。说赤壁大战的年代，包括的范围更广一些。象孙权、刘备、小乔等并未亲临赤壁战场，但与赤壁之战都有关系。说“年代”不仅符合词义，而且可以将他们都包含进去。说“三国时代”是不确的，说“三国时战场”也不确，因“三国时代”的划分应以曹丕称帝那一年(220年)为标志。“故国”既然指的是赤壁大战的年代，或者赤壁古战场。那么周瑜可不可以“神游”，诸葛亮、小乔等可不可以“神游”？我们说他们不可以“神游”，因为他们都在那里，用不着“神游”。这里的“神游”不能指古人神魂来游，只能指苏轼足迹不去而

魂魄精神往游。神游者只能是苏轼，不能是别人。说“神往于赤壁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也不对。因为他本来就假定自己已在赤壁了，那里还用得着神往那个地方呢！江山本不变，人事皆已非。他神往的是赤壁大战那个时候，神魂置身于古人之中，领略当时“二龙争战分雌雄”的战地风貌。“故国神游”前承“遥想公瑾当年”而来；他说得很清楚，是“遥想当年”。他在想象，想象当年周瑜的英姿，想象当年周瑜在那里从容镇定的指挥，想象曹军败溃的情景……一切出自“遥想”之中，也就是在“神游”了。“故国神游”轻轻一结，从古人转到自己，结构层次也是再清楚不过的。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若按郭老的理解“多情”指小乔，那么这两句应释为“小乔应笑我早生华发”或“小乔应是笑我早生华发”。为什么小乔会笑苏轼？郭老的意见是：苏轼加入一群古人之中，小乔最年轻、苏轼最年老，所以小乔笑他有了白发。这样解释不够全面。既加入一群古人之中，那么周瑜对他怎么样？诸葛亮对他怎么样？“多情应笑我”，是“应笑我多情”的倒文。谁笑“我”多情？既然不是周瑜神游故国而是词人自己神游故国，就是周瑜等人笑他多情。怎样理解“多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见到的解释，或曰“多情善感”，或曰“多愁善感”，或曰“怀古虽多豪情”；有的说是“用嘲弄的口吻写的”，“多情”是“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之心”，是“通过对周瑜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的描述，表示了自己对功名的渴望”。(《也谈谁“多情”》见《教学通讯》1982年第五期)我们说，既然“多情”不宜指小乔，是周瑜等人笑他多情，这种“多情”就不能按通常的富于感情或“多愁善感”解释，应是“多情多感”——既多情又多感慨。苏轼是一个“奋

励有当世志”的人（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游赤壁古战场，自然会引起他对周瑜等人功业的追想与羡慕，这种思想，在“遥想”五句中已是溢于言表。可是，这种追想与羡慕跟他写作此词的处境又大相径庭。这时他被贬黄州，不但官小职卑，而且身不自由，完全不能参与公事。这样他对古人也就徒有羡慕而已。更何况相比之下，周瑜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自己年近半百，却一事

无成，前途渺茫，这怎能不引起他的许多感慨呢！于是就只好借古人来笑自己了；笑自己半生蹉跎，却还空怀壮志。因此，“多情应笑我”应概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古人的追慕反映了他平素的志向；其二是遭受厄难，年事已老，而壮怀不酬，由此而感慨系之。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在追慕古人与比较自己的感慨中，致使词人早生华发，同时也引出了“人间如梦”的慨叹。

简讯一

美籍华裔著名文艺评论家、纽约市立纽约大学教授董鼎山先生，应我院英文系巫宁坤教授邀请，于1988年10月21日下午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当代美国文学》的学术演讲，并就听众提出的有关美国文学、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简讯二

美国国际研究协会执行主席威尔希（William A Welsh）教授和夫人，应我院国际政治系的邀请，于1988年6月16日下午来我院与国政系部分教师、研究生、本科生进行了学术交流。威尔希教授以《当前重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题，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趋势，认为总体理论研究已让位于“岛屿理论”研究；由于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美苏关系已不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心；中国对世界稳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东西方各国的改革使意识形态方面的纠纷减弱，各国外交政策基点比以前现实了。威尔希及夫人还与我院师生就当前国际关系及理论研究进行了座谈讨论。

简讯三

英文《中国日报》于1988年9月28日发表了以《西方欢迎中国学者》为题的长篇专题报道，介绍我院英文系巫宁坤教授的生平、教学思想和近年来的学术活动，高度评价他在历尽坎坷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国际学术交流献身的精神。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